

永豐縣志卷之三十五

藝文志

書

明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羅倫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每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中杜門卻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五

書

一

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徵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徵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之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

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於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報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

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扑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於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靜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賂於糧里已賂虛糧已賂鹽糧又賂中戶賂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尙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

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三

戒族人書

羅倫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屬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而仕也足以汗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

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田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愆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鬪爭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

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數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強橫不可放縱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謂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况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

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豈能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爲迂也

與劉素彬書

羅倫

昔書與劉某必從如轉丸矣此非獨劉某之罪亦吾黨之罪也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夢而能覺也吾嘗猛省焉生三十九年矣無一日不在醉夢中也此無他醉而寐之者多醒而寤之者少也不知吾弟之醉且夢今醒與寤且否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五

乎吾固賴吾弟醒我而覺之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詩文之工拙皆洗淨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羣聚而譁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

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日用種種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爲之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旣修名實旣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揚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漸盡而無聞其恃以存者若吾鄉之劉丞相董參政者適足以貽不令之名爲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公安純篤有志惜其不能撇地自見耳相見問可以此意道之

與劉素彬書

羅倫

素彬八哥道契驟田上別飄忽半載逾矣想動履南福學愈進而德愈修矣倫自僥倖至今無片時爲己工夫何以成人自立於天地間哉前輩以少年登高第爲不幸余始不然之以□□舉之累旣脫則自己工夫可下而今乃信其然也若事苦事自離廣昌過茱萸嶺嶺勢峻絕人行如蟻運於壁山高雪寒兒女衣單號寒緣道山長徑斗夜二

鼓方抵建甯翌朝買船下延平灘高水駛風馬不及也想瞿塘灩澦殆夸辭耳延平守鄭君鄉舉時提調御史殊禮優遇遣水工操舟送抵福城始作庭趨謁上司毫髮無芥蒂於心蓋豫定身是提舉也諸公相待多優惟都閩錢公憲使張公最厚張公爲御史首劾忠國伐遼戍廣忠鯁有間錢公善吟咏知古今尊禮儒生此其長也二司以衙門將遷遂議畱福到泉緣憑回已歲暮二月內吳同寅丁憂去官三月初一來泉署印擬盤庫便回而官守所縛動不百由五月移家至泉始定居矣柱兒復常小學日可半板甚懶極兒可成但未暇教耳傑格如鐵不容鍛鍊便欲發回道路阻修整盤費短欠自泉至福陸行七驛往來甚艱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七

官居散地人事糾紛求一日暇亦未多得也不知古君子清心省事者何以處之風氣與江西大異雖八九十歲老人亦未識雪也以此多瘴癘乃中國盡處也藥少醫庸民俗雜夷語音不通朋友來請講書者三四十輩俗不甚尙文余見古人謫宦遠方者未免窮愁憂鬱倫近來無他長進覺得無此病也求此與人作墓誌一二提筆惶汗今不復爲矣姚宅亦成一年無工夫只目下草草成了可爲改竄君家譜序及善序處文未有無多疑也只誌文我不肯爲恐東坡笑也諸友不能另書雷此叱拜

與劉素彬書

羅倫

彬弟知己吾弟中矣幸脫科舉之累可以研磨義理矣已

往之日長將來之日短毋枉過此生也上可爲聖賢次亦不失爲君子陳公甫是也科以狀元爲至自隋以來合天下狀元不啻千百也自立於百世者幾人反不如下第之劉蕡何蕃況以聖賢之道自立乎自立之始在今日也路賸之金以四十兩爲例起自韓都也入仕之始椎骨影髓害及鄉里之民義乎不義乎己之所得不遇爲一酒食以召官僚姻友立一門第夸里人而榮宗族凡此事皆可滅殺全義聲以風四方而光千載孰得孰失必有見於此矣鍾瓘吾未識然素重其人湯貴吾弟友也若三人同心吾邑光矣愈於得高第也彭美貧然亦不可失義母蹈往轍也族譜敘拂人情偶成而遂傳久欲正之尋事跡未得凡吾之未合道者可以爲戒若由此失腳中一千如蜉蝣也俟音來吾回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八

復邱學正書

羅倫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爲飢所驅爲倫之驅者獨飢已乎此長者所知也已而速反初服抱疴幽谷及此星周八矣進無益於國退無益於己惟思選名山探幽谷枕流漱石臥雲滄霞以終此餘年他無所願也昔北走燕南走閩周遊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水之奇而東南巖壑最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無待於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蔬食菜羹芒鞋藜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遇會意

處快飲數觴浩歌一曲大書翠壁之地所復如初以樂吾
餘日不亦可乎去年一出正欲了此而所知親故未亮素
懷烹豚炮羔醉飽連日爽氣纔騰塵襟已滌轅已南而復
北席未暖而卽行敢故違長者之命乎爲是故也乃塵厚
禮稽顙拜嘉顏汗沛如伏惟亮察

與明三叔書

羅倫

蕭校尉來得十二月書反復數四拳拳欲改酒過吾所深
喜也然過之當改豈獨酒哉吾所望者固不獨此也過之
在人聖人且不能無况眾人哉君子不貴於無過而貴於
改過聖人亦人也過而改之至於無過則吾亦聖人而已
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喜一怒一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五 書

九

嘖一笑一辭一受一取一予一行一止一進一退自一念
之微至萬事之著自一身之近至天下之大有一毫不合
乎天理之當然而違乎聖賢之成法皆過也改之而至於
無然後爲聖學之全功也相去數千里過與否吾不得而
見之然因言以驗其心則過之當改者恐非獨酒也曰矢
改酒過自今以往道可不修德可不崇乎看近思錄實有
益其意是矣然別求好書以切科舉又以家貧爲憂則所
謂修道崇德者恐未嘗實用其功而近思錄實有益者姑
以應之於口而實未嘗有益於心也正猶昔之熟於酒不
自知其過於醉也夫得深則誘小內重則外輕是以飽乎
仁義不願膏粱令聞廣譽不願文繡顏回陋巷原憲環堵

夷齊餓於西山閔損辭於汶上皆有得乎此也近世大儒
有下第者其言曰今秋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弟姪研磨
義理猶舍荆棘而達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修道崇德
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爲憂則
其念慮之差與世之醉夢富貴者何異又非特一語默喜
怒嘖笑之過而已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祿仕固
聖賢之所不棄但不可豫以得失置胸中耳至欲取各處
小錄以廣見聞此又惑之甚也科舉文體本自卑弱正昌
黎韓子所謂無待學而能者今日小錄又不過一時鄉舉
引援故舊頭腦冬烘者以爲之耳其披靡文氣支離義理
蠱惑士心益又甚矣何乃欲視而倣之耶不過徇時好而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十

急於得耳昔劉幾輩爲文過奇詭未有如今日腐爛軟熟
之甚也歐陽公且深惡而痛斥之而嘉祐士風爲之一變
吾今力不能變顧乃使則而倣之又歐公之罪人也特地
猛省作急回頭不然終身酒不濡脣亦醉夢了一生矣

與羅一峯書

彭教

相去益遠聞秋夏之間自山中遘疾而歸今必康復矣向
在鄉間時去來者咸言其地山林幽昧非所宜居明者尤
當審之豈宜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入火蹈河而無顧也果
若云云則古聖賢所以節宣避就之宜無所用其說矣固
知雅意有在然心靜則境靜門限之外卽蓬弱也不然則
所謂九曲飛雲者乃十字街頭耳前梁粲踵門病中曾奉

一書惓惓之忱諒能體識而凡來自貴鄉者輒詢起居則吾言猶未效也以應魁相知二十年而苦口相勸輒如水沃石他何望哉教伉拙之性病痛甚多涉事日繁疎闕必眾亦望鑄切爲幸此便甚的故此切切

與聶雙江先生書

王守仁

遠承手教推許過情悚忤何可當兼承懇懇衛道之誠向學之篤其爲相愛豈有旣耶感幸感幸道之不明幾百年矣賴天之靈偶有所見不自量力冒非其任誠不忍此學昧昧於世苟可盡其心焉雖輕身舍生亦所不避况於非笑詆毀之微乎夫非笑詆毀君子非獨不之避因人之非笑詆毀而益以自省自勵焉則固莫非進德之資也承愛念之深莫可爲報輒以是爲謝聞北上有日無因一晤語可勝懸懸足下行有耳目之寄矣千萬爲此道此學珍攝以慰交遊之望二月十日守仁頓首

均差簡兩院兩司各道書

聶豹

亢旱方數百里民用皇皇有司非不虔禱而不見有霑足之澤奈何永豐僻在山間民村鄙寡知識凡百徵派戴甕受成更不知查算比對陰受其禍非一日矣乃茲吉水復有無妄之加是將以鄰國爲壑也而不知永豐之重數倍於吉水父老受屈無愬懇僕爲之轉達僕不能爲鄉民福而坐視其毒痛而不救非人情也伏惟臺下以公天下爲心而况於一府九縣之肥瘠能不加之意乎凡徵派須覈

一府各縣丁糧之實而以歲派諸色按石均攤令輕重畫一然後吏書不得舞弄於其間老書之蠶食久矣永豐一年暗加銀二千餘兩而莫知所由呈詞并開單鑿鑿可稽幸留意萬萬

與劉景霖先生叔姪書

聶豹

互鄉童子難與言善而孔子見之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與之遊聖賢豈固如是拂人性哉此蓋至公至仁愛人無己之心固如此也生以浮薄新進讀書不過識字而已分內事自知無纖毫可人意處况以妄誕輕躁類忤於物相與羣咻而眾吠者十人而九矣其間假辭色出腹心者千百中或見其有一二也生常退而思之是非榮辱誰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五

書

十二

爲之媒哉皆自取也豈敢以非己者爲非而是己者之皆是耶生之病正有所坐矣言語欠謹進退欠恭行檢欠卓飭隨羣逐隊欠圓活加以聰明不及於人德業無成於己有蹄嚙之病而無善走之德非惟伯樂不顧雖牧廐賤厮皆得以鞭笞而怒喝之生無似至此所以深自慚悟每於更鳴漏靜之候而卒無以自解也是以呼義爲牛者應之以牛呼我爲馬者應之以馬隨人予奪而順承之恐不及豈敢置一喙而與之辯哉跋前疐後實爲狼狽仰天長歎徒自激奮不意無所容之時而乃幸見錄執事執事練達老成歷閱世故品題人物多矣空空眼裏獨不見一蚊虻哉其所以下援於生者必有所爲也或者憫其陷溺之久

取其悔悟之新而欲受之或者取其一得之愚可與爲善而欲引而納諸士君子之域是未可知也三復手帖深承教愛勤勤懇懇之意似所以責望於生者非小也生何足以當此哉有如人之墮窅往過來續者非惟不引手且擠之及下石焉束手待斃死不旋踵偶遇一仁人君子褰裳濡足而登之於岸脫其泥塗之衣而更之以鮮潔惜其悲號之久而飲食之以甘美其人之感而謝且不敢忘者當何如耶執事之於生正有類於此也生雖涼薄鴛鈍當策勵以求不負執事責望於萬分之一其他不及人處則當十倍其功而極力補湊無成於己者當積累以漸而習與性成庶乎今日之非己者他日或是之而是己者之益是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十三

焉寸短尺長是皆執事之賜也愛人之心至此其與孔孟何殊哉若李白之所謂揚眉吐氣激昂青雲此則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必不然執事當脫穎而出矣豈待今日與黃小羣作行哉才屈賈生第下劉蕡爲執事扼腕者豈但生一人耶姑置之勿論惟執事諒之臨楮耿耿不盡所云

上聶雙江師書

徐階

嘗觀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人之無成憂其無成則樂其人之有所進歡欣憂戚不啻在己其情固相通而無間矣情通則相得也深得深則相與也固夫是以其交足尙而人之誦之者不衰降及後世此義微矣惟階素最不肖自分終當見棄於人然而公之始至觀其文與其人以

爲或可進也乃毅然不以爲棄引而置之門牆之間日課月試爲之明道解惑拳拳焉惟無成是憂比來京師蓋叮嚀再三矣偶辱有司復使人覈荷公之教已無待言旣又得家父書云報捷人至公聞之極喜此非樂其有所進而情之相通者乎不然旁之人將不免於忌也雖然階之於公亦未嘗不樂聞政之有成績而聲譽之馳也未嘗不樂聞論薦之有歸而陟明之伊邇也蓋秉彝好德之所同而又有感於相通之情則其憂與樂自有不能已者特人微言輕徒懷愛莫能助之念深可惜耳考績決於何時啟行千萬見示聖天子德益清明身亦強固羣公卿皆休休然有推賢讓能之風此正明公起而大用之時也時下盛暑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十四

伏希爲國家珍重至感至感

簡劉中山

鄒守益

教言自邱生至知道履康和甚快馳企洛村議論平實足爲凌高厲空者箴砭矣近見得吾輩用功尙各就其質之近故或以謹厚或以通敏或以簡靜或以剛柔其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須是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也中和而已矣學不蘄至於中則好仁好信皆不免於蔽而知與不欲終未得爲成人執事以造就人才爲任願加之意焉

再簡中山

鄒守益

青原未會遂闕於奉教五月力疾永新與蓮坪諸公切磋

一番又覺警省古人以離索爲過信不誣也東樓歸寄簡以候諒登徹矣敝邑同志擬以九月舉九邑之會念菴諸公皆許臨之敢屈先生爲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賴秋氣日清正東遊西泛時也幸不靳命駕以對羣望

又簡中山

鄒守益

權東樓來詢動定亨健良慰瞻跂詩云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執事老而好學貞教子姓以孚於鄉閭屹然爲吾道赤幟神其勞之矣古之老而好學者莫若衛武公故其自儆以相在爾室不愧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爲訓玩味此等氣象真是無小大無眾寡無繁簡敬而無失古之稱兢兢業業不邇不殖亦臨亦保皆此道也所望日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十五

宏訏謨以儀來學永新之會蓮坪諸鄉先生主之而半溪徐侯鼓舞之故得於觀感亦勃然思奮八九月之交敝邑圖舉大會蓮坪南屏念菴皆許臨之執事幸倡貴邑有力者一枉教焉至期更專以請

報張起潛太守問地方事宜取錄三條

郭汝霖

仰惟明公下車以來仁明兼濟恩德覃敷吏畏民安九邑歌治而猶志廛民瘼俯詢地方孰利孰害可草可興令生等條析上陳甚盛心也生等親沐虛懷敢不罄竭顧曠廢旣久懶散日深以是稽遲未圖速報罪萬罪萬謹將切於敝邑者具陳一二惟明公賜之采擇芻蕘莫大之幸焉

一察時務以防歲荒永豐地僻而陋物產並無可需又河流淺隘商賈莫能往來民間惟有耕稼以爲生理而今歲自五月初卽不雨至六月之終亦不雨禾稼焦槁十不二三之收議者謂早行禁遏使穀不出羅存以濟荒其策亦誠良矣然有田之家又將何以輸納如蒙平定穀價不豐不賤凡四月以前量許之糶賣以爲輸納之資至四月以後姑不許之出境或曰如此則凡有穀者皆早糶賣矣而不知正二三月糶者糶者皆不能多穀尙騰踴雖欲多賣而不可得且官府已有定價又不必於先糶如此則有穀者得銀以輸納無穀者不苦於價重乃弭亂之一術也若官穀觀時而出入社倉隨漸而查理本縣現在舉行不敢

多贅惟於錢糧若京邊起運之外非至緊急者稍與緩之而舊之逋負者亦量與寬之如此則民酣於休養生息將忘其在荒歉之中矣此時務也惟酌之一戒浮詞以清獄訟凡民情有所抑而不得伸於是求白於官府官府爲之剖而決之理也然卽以其事求直其情夫復何言邇來風俗薄惡民情詐刁駕空誣捏飾虛排陷或以無爲有或以少添多或因小扯大連章累牘百緒千端雖官府不爲之聽而亦不能不爲之惶惑矣其故皆由於教唆者逞其奸以騙錢民害之甚也如蒙嚴立告示一切詞訟並不許粘帶揭帖牽扯則項有此者事雖大而與理無此者事雖細而必與伸而又密訪教唆之徒痛加

懲治其兩造願自息者姑與淮之如此不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有冤者亦得伸其枉獄訟其可清矣惟酌之一止客兵以安城守嘗聞之兵貴土著以其有父母妻子不敢大無賴也往者以永豐之機兵守永豐之城池既安且治先年地方流寇上司抽兵差操本年機兵難久住府故轉募精兵後地方甯靜發回本縣仍令本縣募人可也乃復發精兵來司城守其爲害可勝言哉當其無事動以官軍自恃威劫小民凌轢販賣及有小警公然肆奪莫之敢撻甚者輒言導引外寇恐嚇良善之家如此而不去是寄一虎狼於敝縣也如蒙軫念禍不可長微不可漸而永豐之弊此其最大撤而收之民庶乎有安寢之期矣惟酌之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十七

寄王塘南

郭汝霖

霖三月終過省城會巖泉文宗云云吾丈之事後至南都又畧聞其狀因嘆吾人在仕途平陂高下自不能免反復往來亦是常事惟動心忍性功夫到此等處委實不可錯過吾丈德性和平同輩推服施爲舉錯必無過當或一時鑒照之所未及則拂乎事機者恐亦不無不以責備爲非則尤望反躬自飭時時惕若庶幾悅心研慮之深而險阻無足爲吾累矣僕郡人也竊謂世途寡良友悅諛者恆多而規過者無一二此不惟泛交平等爲然卽號同志亦或未之免焉成德之鮮是誰之罪哉學問之功非必取容於

人如鄉愿然至於鑒察事幾以成務定業則亦不害爲太公而順應者吾丈以爲何如

國朝

與張鶴舫教授書

王鼎

鶴舫先生閣下耳熟文名夙深企仰昨於試院時親雅教並讀佳章竊以昔之所聞學問爲眾交推者猶淺之乎窺閣下也吾儒率身制行事無鉅細要當以道義自衡先生當強仕之年屢除縣尹不肯就就或急引去恬然以寒羶自甘非密審出處內證盈虛不能有此剛毅至氣象冲和渾穆語言持重簡賅尤爲近人所少意者其體道有得耶僕生平於交見善必心師之而樂相與有成願先生力懋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五

書

十八

所學精益求精益求密也饒郡爲人才淵藪士習端樸可觀先生以司鐸掌書院教有訓課之責者二朱子云制舉業士子自會著急無待教官此言最親切有味大抵士先器識學重本原教者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不外采此設誠於中而力導之久久當有效真才可接踵而出不可因士子暫見爲難見爲迂減少了力量僕於試諸生日偶見衣冠不正辭氣浮薄者必面加訓飭在受者或以爲迂或以爲拘迫或以爲嚴苛而不知余實有不忍不言之苦心也學問之道必先從有形迹處整肅做起外面斂得一分裏面如密得一分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做到聖人也不難又云灑掃應對卽是形而上者事此何說歟

大學一部以明明德爲本釋止至善章道學自修後卽繼以恂慄威儀孔子與子張論政記在堯舜禹湯文武之後正衣冠尊瞻視何以列諸五美曾子得聖學之傳於其終也易簣一事外告孟敬子以君子之道不過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端大聖大賢兢兢業業於此作工夫後人不講真學術以放肆爲脫灑此是東晉後士大夫放佚之失流弊甚深爲害學校不淺昔胡文敬公寄潘友書內云仁里徐君謙甚豪爽某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意渠自言回家奮志進學果能爾亦足以激勵後學但其威儀畧粗亦望檢攝又寄邵時雍書內言學者成羣作隊習爲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尊兄何以處之是以某益憂懼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十九

恐教無所施也云云此言最善學者當知猛省僕自見先生後結契最深用敢瑣陳瀆聽以資采納并求於接見士子時申明此意渠等若肯理會向上自好著力實斯道斯文之幸豈第一饒郡光哉連日舟中阻風細讀尊稿畧加批點以志仰私是否有當惴慄之至容另寄封事此佈候文祉并申謝悃惟希心照不宣

復學使王定九先生書

張瓊英

瓊英再拜復書定九先生閣下瓊英朽材也作縣令不能儒職亦豈易稱徒以無一畝可耕少求祀先之粟於此先生不以爲無立過采虛聲始進謁時卽於眾中揚詡下問所作瓊英惶未有應念獨嘗學詩顧文章小技而詩之於

文又技之差易工者近以詩名者就瓊英所識無慮數十家政使工之豈足塵有道之目况未必工乎然或道在蕘稗采不遺葑菲亦既敝心力於蹇淺乃侍君子而不亟正之恐蹈言及不言之愆又非承學者所以求益無方之義也故於退之明日謹呈所刻二種正惴惴焉懼百無一當不謂先生道充而心益虛德盛而恭益形階崇而光益霽以眾善皆備之體溢片長必獎之詞侍側彌旬暄風所煦枯枿皆芟訓範薰陶移淑氣質此在吏士親炙者皆然瓊英則受知遇恩之尤逾分者耳是以拜別湖濱罔不感戀誠願大賢功德彌恢彌大而又私慮

聖天子須先生之殷召先生之速而西江之士以不得久被其

澤爲預恨也况在瓊英也哉乃者六月二十四日復荷賜手書一緘捧誦思維屏營累日乃勉上答何者先生廣善下士之誠出於不自覺而在瓊英則甚恐寵飾多語過損隆重愕眙而未敢有承也瓊英受性愚服習庭訓十未負荷一二長爲飢驅所獲神益於師友者亦往往不固今則髮齒日暮精耗力蝕恐其終無與於學問之途而慙負先生之宏獎必矣書中之所諭勗者亦重不敢有忘夫道惟既其實者爲可貴也既其實矣分不隆名不盛己之所以受於天者有歸天之所以畀於己者無疚若是則功差絀貴不失耳分隆焉名盛焉而實且已既焉則天所以寵己者彌崇而已所以功人者亦彌究斯固非衡茅自分之貴

所得幾孔子曰畏大人孟子稱達尊爵一德一是皆天之
所秩非人爲之雖然不旣其實者無論矣有旣其實而分
隆名盛則望益備而或不免震震然自矜之此不遇之士
之所以或不已於悒悒也其曠且卓者乃以爲絀於境矣
非有絀於學俛其迹矣非有俛其心若是則所爲畏大人
尊達尊者俱猶未全慊焉豈若所至之無一舉而不悅悅
無一念之不出於誠服如今日西江之士於吾先生者哉
蓋此亦非人之所爲而天之所動也瓊英雖愚其悅服固
應尤在動以天之中以爲先生之可弟子吾屬者實以道
不止以分焉自顧靡有少足與於實則方蹙焉恐麾門牆
之不暇而先生書乃轉辱先生之稱此瓊英之所以瞪目

駭懼獲罪者也不惟辱是稱而已又將實之曰意者體道
有得瓊英交不及廣然得事士大夫數矣竊謂志道者不
乏而體道有得者計非如先生者不足當之雖勝瓊英十
者未之敢輕許瓊英何人而敢承乎是舉文繡而衣窮予
取駱疥而溷駿彩也然其亦重有不敢忘者何也道者性
之率也性者人所同也同復性者學也廣性學者教也教
非學體不立學非教用不行兌命曰敦學半是故詣有淺
深功有廣狹而學無異同其道二也學莫要於居敬居敬
莫先於修容判書曰火滅修容修容者非屑屑焉習儀以
亟之謂也亟儀則近僞敬儀則祛僞故曰各敬爾儀言內
外合本末資也先生書所謂外檢則裏密者是也瓊英竊

觀先生之臨下也莊莊乎終日無少跛倚容也其周旋動作也禛禛乎其法服襜如也此敬之盛於中而見於儀者也然猶日自怵有不檢由是以第文則敬無不明以取士則敬無不公以蹟德則敬無不周以勤訓施化則敬無不謙且摯至於得人爲儲

國家用而上答

聖天子特達之知則敬無不靖共而集忠故曰敬者德之聚也非古大人之心學而誰能若是是則先生之體道有得者昭昭實矣實則大大則將希化之而何疑域於形之有而書又舉程子所爲灑掃應對卽形而上者事而詢之以何說此誠君子引而不發之意使瓊英將以繹其旨廣其說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二十二

也夫道無精粗者何也誠體物而不可遺故敬卽境而無可間在天曰誠在人則敬元亨利貞一誠之通復仁義禮智一信之流貫信卽敬也有常之謂信無適之謂敬其說一也虛空之中鬼神布濩幽獨之地目手森列非借幻象以自策乃揭理實以共勘昏昧者自罔覺罔覩耳是故堯言戰戰栗栗舜言敬敷敬修臯陶言慎修湯敬日躋文王翼翼武王執競周公戒無逸孔子稱修己以敬極之至安百姓孟子存幾希顏子絕非禮曾子三省至垂易簣猶告孟敬子貴道者三羣聖皆敬學也書首言欽易首言乾而重時惕記禮首無不敬學詩首修齊春秋首謹天時大居正魯論終次帝王治統道統而美正衣冠尊瞻視孟子終

述見知聞知而先之反經無慝大學詳明德止至善之旨
言恂慄卽言威儀又釋齊治亦括之其儀不忒中庸終以
人合天終之篤敬羣經皆敬訓也淮樂記多言和然和非
他敬之所礙而流焉者也故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又必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嚴威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又必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
入此其徵也和以抒敬而敬乃蘊和和敬者本動靜互根
之微視其地爲之差要未有可舍敬言和者也舍敬言和
則東晉士習之所以敝而先生所謂爲學校患者也絕患
莫若禮禮者殊事合敬故曰禮者理也萬物理而後和故
禮先而樂後又禮者履也履而泰然後安故繼履而次泰

亦其義也然則敬禮也者固不可病其拘而難之亦不可
忽爲具而易之也灑掃應對雖粗然何以當灑掃應對也
以爲有原於天命者也何以灑掃應對之屬之疾徐詳畧
必中節也以爲有極於動容中禮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
其聖人乎而謹其習必自小子始非義自小子止也蓋貴
者敬於上則世治賤者敬於下則行興天下無可不敬之
人也孩提知之白首而恐倦荒人無可不敬之時也古者
自小學之初以至游藝往來未有不諄諄是故不章之教
則闇不勵之學則怠教學不得人則虛至得人教學而士
之學或不率則古教者每恤恤乎引以爲己病而久感亦
化此卽先生之所謂不忍不言而受言者亦將不忍不率

焉必也是故張子以禮教學者爲關中宗師胡文敬公以深造自得今先生於紹鄉先則得正蒙之心源也於淑是邦則闡居業之要錄也若是者何哉西關西江其地異也先賢後賢其揆一也若瓊英者於文恐獵華而妨實於道譬得櫝而還珠聞先生訓有通身汗下已耳然鳳騫而鳥從焉松蔭而芝茁焉師立而善多焉今師道昌於先生瓊英幸得與小胥之屬饒士雖多樸亦猶有待淑而移其敢忘先生之以身教而不兢兢相與日勗敬禮者與顧本薄則感人者淺積弛則士接者希亦惟視力分求少如所諭設誠久久者焉惟先生矜蒙而時賜督教之厚幸厚幸暑月伏冀道體節攝瓊英不勝感激馳戀之至謹復書以獻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五

書

二十四

二十四

統垂鑒察